

若能再填一次志願

臺大政治系仍是我無悔的選擇

文·圖/吳春福

我是吳春福，民國67年通過聯考，走入有第一學府之稱的國立臺灣大學。母校校本部椰林大道高入雲霄的大王椰子，醉月湖上開著白花的小荇菜，還有叢生茂密叫不出名字的高大喬木，這的確跟校歌歌詞一樣，是個「鬱鬱蔥蔥」的環境，在我心板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即使時隔44年，依舊不曾磨滅。

當我昂首邁進政治系公共行政組時也感到，學校的氣象也真的跟校歌歌詞一樣「勃勃蓬蓬」，任何系所都看得到誨人不倦，作育英才的師長；各個角落都是認真向學，用功讀書的學子。但是我必須坦承，自己與這些書香墨韻的同儕有些不同，儘管中學時就讀的是不錯的成功高中，不過高一高二這兩年，有些渾渾噩噩，直到升上高三，可能是長大了，或許是開竅了，終於驚覺若再不好好準備準備，以這種班排名才二十多名的成績，明年聯考多半要名落孫山，肯定只有從濟南路搬到南陽街的份了。於是趕緊找了個離家不遠的大同工學院圖書館，平日下課後



或許（又）是某場四人之戰後，戴著黑框大眼鏡青澀的我，與三位好友躺平合影。

直奔到館苦讀，假期更是從開館讀到閉館，晴雨不輟，寒暑無分，即使是闔家忘年圍爐的除夕夜，當世界沉浸在霹哩啪拉的爆竹聲響，與恭喜恭喜的賀歲祝詞中，也毫不懈怠。當時我選擇的是法商類的

「丁組」，在一年的發奮圖強後，終於在聯考前進步到這個類組的校排名前十名，最後脫穎而出躋身臺大窄門之內。

與其他同學相較，除了我讀書不算勤勉，還有些「與眾不同」的地方。

家父讀的是師範大學，母親也是中山女中畢業，以那個年代的教育水平來說，應



我們四個，還是有走出戶外看雲去的時候。

該可以算是書香門第了，而且能賡續哥哥吳春發的腳步考上臺大，當然值得二老高興。尤其當時大學錄取率低於10%，聯考放榜高中臺大的家長，帶著親朋好友歡天喜地鑼鼓喧天，算得上是重要新聞，但是跟我哥哥以那年全臺灣大專聯招前30名的成績，放棄醫科，選擇就讀電機系的「豐功偉業」相較，我這小子臨時抱佛腳，而且也從來沒有過想藉由讀政治，進入政界淑世的遠大抱負；或深入研究政治學理論，改革政壇的鴻鵠之志，感覺爸媽就是拍拍我的肩，「既然考上了臺大，也填了政治系，就去唸吧！」

不過，我大概也只有四分之一的時間走在前面提到的椰林道上，經過醉月湖畔，因為政治系所屬的社會科學學院學生，自大二起主要上課的位置，座落在徐州路21號的「徐州校區」。

徐州路儘管位於臺北市市區，且離火車站不遠，但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，在以紅磚所建的百年建築中穿梭逡巡的個個是

名師，這位是「憲法學權威」胡佛，那個是曾任「大法官」的吳庚……。不大的「弄春池」，因為花木扶疏，讓整池的水面給一片碧綠之感，池中錦鱗游泳，烏龜寫意地進行日光浴，整個校區環繞著蟲鳴鳥囀。可是就在這樣適合讀書作學問的清幽環境中，我卻讓寶貴大學時光中的另外四分之一，也就是大二，沒有好好用在課業上，回想起來，我在課堂上時常見到的，不是中西政治學或國際關係理論的諸多大師，而是「周公」。

下課之後，我不熱衷於打工，對玩社團興趣也不太高，「跟黑板不熟，倒是常常見到白板」——我著迷的是四人一桌的方城之戰，且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，癡狂得很。有時候難免油然而生虛度光陰的罪惡感，又感到堂堂臺大政治系學生怎麼有點玩物喪志，於是就在牌桌上商量，不如下桌到郊外走走玩玩吧，趁著春光明媚趕快打電話給哥哥，到他辦公室借車兜風去轉轉，沒料到「四人之戰」的成員上車後，你一言我一語，有些風景嫌遠，有的名勝又覺得無聊，最後大眼瞪小眼，直接還車，大家全數通過找個地方再摸兩圈。然而，我跟這三位「牌搭子」因為這項遊戲，成就了40年以上的深厚友誼，卻是在大學的課堂之外的重要收穫。我們畢業後升學、當兵、入社會，每人際遇不相同，走的方向不一樣，但從未間斷相互之間的密切聯絡，還有一位更是週週見面打高爾夫的球友。

那麼，這篇文章要寫的當然不只是我誤打誤撞考進臺大政治系，又因自摸胡牌交到



同學當兵，一起到軍營懇親。

莫逆之交而已。政治學這門學問屬於泛社會科學，內容廣泛，即使我從不打算從事政治工作與擔任學者，然而不論是在課堂上，在每位老師的板書中，還有在他們授課的教材和講義裡，很多道理與知識，確實深深影響了當時二十郎當的我。雖然那個時候不自知，可是日後才慢慢發現，就讀政治系後，對我為人處事的正面影響，以及讓我看事情的角度變得更寬廣多元。

從後見之明來看，我在這古色古香的校園中，受到人文素養的薰陶，即使本來毫無感覺，但事實上，打從一坐進教室，就逐漸潛移默化，也突破了讀政治系，未來就一定要狹隘地與政治人物畫上等號才算學以致用的看法。因為政治學，學的絕對不僅僅是政治，這是一種精密的「社會科學方法論」，也可以說是種「資源分配管理學」，以及伊士頓（David Easton）提出的系統理論，絕非僅僅是勾心鬥角的厚黑學。

我雖然不在政界，但是在政治系學到放諸四海皆準的理論，將其用在具體而微的私部門管理，也就是公司的業務上，一樣合宜；同時大約在20年前，因為小犬突如其來的一場病，在長達好幾年診療過程中的所見所聞，讓我開始注意到世人稱頌的全民健保光環中，難以周全照料的急、重症與長期住院病童，同時也關心起「兒童友善醫療」這個議題：在療程的每個環節中，至少要



班旅，攝於阿里山賓館。

做到「讓生病的孩子不感到害怕」這一點。因此我號召成立了臺灣唯一以整體兒童醫療為服務核心的「瑞信兒童醫療基金會」，透過投入與整合不同資源，致力於改善兒童醫療軟硬體，相信不論在我服務的企業，或基金會這個非營利組織，也就是「第二與第三部門」，老師們的諄諄教誨，都使我受用至今。

另一方面，在我看來，一個讀政治系受過專業訓練的學生，經過了課堂上老師的啟發，若日後成為從政者，相對而言，有這樣背景的政治人物，方方面面來說，水準似乎還是比較值得肯定的。且在具備了法學基礎後，就算真如吳庚老師開玩笑所說的「政治就是一張嘴兩面皮，正反都是理」，但從政治系大門出來的學生，走在正途上的還是居多。

最後，我想藉由此文分享給現在在學的學弟妹，既然所學是政治，那就要考量周詳且縝密佈局，什麼事情，都先埋在心裡，



政治系十幾位同學，在校時同窗共硯感情深厚，畢業多年仍不時聚會。



三思而後行，切莫衝動行事。若能做到，在人生大概也可以少犯些錯。另外也要談到「學歷問題」，文憑雖非至上，更不是衡量人才的唯一標準，但絕對是在別人還不認識你的時候，展現自我負責的態度，讓求學的結果，給人第一印象。所以好好讀書考試，絕不是過時的八股。

回顧在臺大政治系的歲月，當時並不覺得獲得很多受用的心得，也沒有太多求知若渴的心情。貌似沒有一技之長，但其實管理訓練都已深埋在腦海，也有了理則學的邏輯辯證訓練，即使雞兔同籠也能理清頭緒。

進入職場至今更深刻體會，若我的人生中有一些作為還稱得上是小小成就的話，皆緣起於懵懂的我在校時之所學，既成就了我在職場上的工作，也極大化了我成立基金會，為國家未來的主人翁盡點棉薄之力的願望。

或許那一天我沒打瞌睡，所以記得特別清楚，大一必修的英文第一課是“If I was a freshman again.”，如果時光能倒回到民國

67年的夏天，有機會能再次成為新鮮人，我還會再選擇臺大政治系嗎？答案當然是肯定的。（本篇策畫／政治學系蘇彩足教授）



吳春福小檔案

臺灣大學政治系畢業、中山大學中山所碩士。現任瑞信兒童醫療基金會董事長、聿信醫療器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。2002年成立「財團法人瑞信兒童醫療基金會」，喚起各界對兒童醫療的重視，致力改善兒童醫療環境，至今幫助超過500個重症兒童與家庭。曾獲中華民國青年創業總會所頒發2011年第34屆國內創業楷模獎。